

《越缦堂书目笺证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越缦堂书目笺证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1094916

10位ISBN编号：7101094910

出版时间：2013-10

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
作者：张桂丽

页数：22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

内容概要

李慈铭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，其藏书题跋、批校学术价值极高，已有整理本行世并为学人所重。然而反映其藏书全貌的书目则迄今未有整理本。本书为抄本《越縵堂书目》的首次整理本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《越缦堂书目笺证》

作者简介

李慈铭(1830—1894)字爱伯,号莼客,室名越缦堂。会稽(今浙江绍兴)西郭霞川村人。学识渊博,承乾嘉汉学之余绪,博通经史,藏书丰富。

整理者张桂丽,任职于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,对于李慈铭研究多年,其研究成果刊发于《文献》等学术刊物,承担《越缦堂日记》的整理工作。

《越缦堂书目笺证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大概主要是援日记入书目
- 2、很有意思的一本书，整理者从李慈铭日记中辑得相关藏书来源，可以得知当时购书的价钱，以及当时书肆的一些情况。

章节试读

1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60页

《日记》：以钱塘梁氏刻杭大宗《续方言》与南汇吴氏刻《校讎》一过……“校讎”是校勘之意，不是书名。

2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35页

清邵晋涵《日记》：仲修赠高伯平所钞邵氏《尔雅义疏》足稿本一部。“邵”是李慈铭笔误，整理者未改，误补邵名。郝疏：“咸丰乙卯，高伯平得钱塘严鹤山钞本，怱怱聊城杨至堂重刻，而胡心耘续成之，为第三刻”。

3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61页

《学执斋遗书》共六种“执”是“艺”之误。

4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07页

道光二十九年汲古阁刊年月有误。

5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71页

宋 洪適 洪适

6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93页

宋 周辉 周輝

7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75页

国语音 宋元宪 宋元宪不是宋代一个叫元宪的人。是宋庠《国语补音》。依本书体例应作：国语音 宋宋庠

8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76页

《日记》：“沈麟書秀才持《殿閣詞林記》……來，予以直一番金。比日來窮甚日，有不舉火之憂，而尚買此不急，不能自解也。”（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九日）这是病得治啊~

9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67页

67、68页有两部，作者均误标为“晁补之”。

10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57页

光緒六年仁和許氏榆園叢刻本 光緒七年四印齋重刊本

11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3页

《日記》：“日來貧甚，今晨命奴子卷絮被質錢十五千，適問月攜武進臧玉林先生《經義雜記》一書來，遂以購之。昔吾家元忠令婢卷褥質酒，時人嗟之率素，若僕者，可謂不墜家風矣。書此一笑。”（咸豐十一年六月初三日）”北史·李元忠传：
孙腾司马子如尝诣元忠，逢其方坐树下，葛巾拥被，对壶独酌。庭室芜旷，使婢卷两褥以质酒肉。呼妻出，衣不曳地。二公相视，叹息而去，大餉米绢，受而散之。

12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03页

南朝宋 释慧琳是唐 慧琳。

13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79页

《吴兴记 元和郡县制逸文》南朝宋 山谦之《元和郡县志逸文》是艺风辑，不能一道归给南朝人。

14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8页

十册 宋卫湜 嘉庆十年仿宋刻本
卫氏《集说》无嘉庆本，且册数不应这么少。这部应是陈澧《集说》。

15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1页

《越縵堂讀書簡端續記·說文解字群經正字》：“予家居時，未得讀先生書。入都以來，購求益難，竟於友人棄笥中獲此及劉炫《規杜持平》六卷，共為一帙，喜躍捧歸，如獲異寶，殆先生之靈，愍茲鄉邑後生，貧悴失學，故有以默啓之耶？同治癸亥二月，會稽李慈銘謹識。”是记P21說文群經正字条失收。

16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6页

八册 清孙诒让 清芬阁本清芬阁本是单注本，周礼郑注、尔雅郭注。

17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49页

共七千八百文，得書十九册，計二十種，五十五卷，亦可謂便宜矣，斟之長簷高 輩求珊瑚翡翠以飾冠佩者，所得孰多耶？長簷高 的出处大概是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：梁朝全盛之时，贵游子弟，多无学术，至於谚曰：“上车不落则著作，体中何如则秘书。”无不熏衣剃面，傅粉施朱，驾长檐车，跟高齿履，坐棋子方褥，凭斑丝隐囊，列器玩于左右，从容出入，望若神仙……
求珊瑚翡翠以飾冠佩大概是指热衷宦途。清制，官员顶珠二品用珊瑚，顶珠下有翎管，质地则为白玉或翡翠。

18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35页

清 徐枋

徐枋明遗民，通常不算作清人。

本目录的别集排序次第紊乱，尤以清人集为最。如徐枋，竟置于姚文田、龚自珍之间。大概是底本即如此，应调整符合一般习惯。

清人别集定名，底本和日记多有简省改易，作者名多杂以字号，这些也宜恢复一般通行名称。

19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35页

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

清邵晋涵 聊城海源阁丛刻六种本同页第二部《尔雅义疏》，作者、版本全标错。兰皋之孙涿州知州承薇所重刊者也。“承”是“联”之误。

本书对于清人著述的作者、版本刊刻归属，标法前后不同，体例不一，且有不少错误，引用时应注意。

20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14页

《日記》：“是日購得《樂府詩集》，諧價錢七兩五錢，汲古印本，已不甚佳，第三册有模糊者十數頁，然近日已為難得矣。憶咸豐丁巳秋里居時，於倉橋味經堂書肆以蕃銀一餅購得初印一部，紙寬字黑，精整絕倫，當時已謂其值太昂。比年屢覓之都門，間有見者。已曼患，而索價皆十餘金，設有如曩購者非三十餘金不辦，然則以今準昔，書價幾貴至五六十倍，此亦世變之大、五行之妖也。”（光緒十六年六月十九日）“如果李慈铭晚生个一百五十年，现在此老肯定也要大嚷”世變之大、五行之妖也“了。

蕃銀就是指当时大量输入国内的，以墨西哥鹰洋为代表的洋钱。当时一外国银洋大致抵银七钱二分，而李慈铭所说的一金其实就是一两银。

21、《越縵堂书目笺证》的笔记-第161页

《问津堂丛书》清孙星衍平津馆

《越缦堂书目笺证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